

神僧傳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永樂御製神僧傳序

畝二

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超乎其類者也。然皆有傳散見經典。觀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徧。是以世多不能盡知。而亦莫窮其所以為神也。故間繙閱采輯其傳。總為九卷。使觀者不必用力於搜求。一覽而盡得之。如入寶藏。而眾美畢舉。遂用刻梓以傳。昭著其迹於天地間。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為神者。有可徵矣。用書此于編首。槩見其大意云爾。

永樂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神僧傳目錄

第一卷

摩騰

法蘭

世高

僧會

朱士行

訶羅竭

耆域

法朗

佛圖澄

佛調

法慧

第二卷

道安

曇猷

曇翼

曇始

法顯

法曠

慧遠

鳩摩羅什

法安

曇霍

曇邕

僧朗

佛陀耶舍

曇無竭

佛馱跋陀羅

曇邃

登師

寶通

慧紹

悟詮

第三卷

曇無讖

杯渡

曇諦

求那跋摩

僧亮

道生

曇摩密多

求那跋陀羅

慧達

勒那漫提

僧意

道豐

僧稠

寶公

阿禿師

僧達

玄暢

曇超

法度

惠瑱

僧群

第四卷

慧通

邵碩

法願

寶誌

香闍黎

道琳

嵩頭陀

阿專師

達磨

通公

僧林

慧約

檀特師

植相

陸法和

尚圓

法聰

僧安

傳弘

慧思

敬二

二

第五卷

普明

玄光

明達

道舜

道先

法安

智顗

智曠

法充

慧侶

法喜

普安

道英

法進

僧朗

惠祥

無相

明恭

曇詢

智滿

智晞

惠主

明淨

智瑛

知苑

大志

智聰

三

三

善道

第六卷

法順

志寬

世瑜

玄奘

法敏

慧璿

豐干

寒山子

拾得

第七卷

法沖

通達

岑闍黎

慧悟

法融

智勤

道宣

英師

窺基

洪昉

華嚴和尚

清虛

金師

慧安

僧伽

惠安

秀師

萬迴

處寂

元珪

通玄

一行

無畏

金剛智

鑒源

義福

真表

明達

法秀

懶殘

西域僧

本淨

懷玉

無相

嵩岳僧

儀光

慧因

普滿

第八卷

地藏

不空

惠忠

慧聞

義師

靈默

圓觀

弘道

文爽

知玄

第九卷

金剛仙

從諫

辛七師

鑒貞

道昭

崇惠

難陀

代病

澄觀

智習

清公

鑑空

三

懷信

普聞

簡師

無漏

玄宗

靈坦

和和

廣陵大師

隱峯

素公

惟瑛

無著

知廣

懷濬

契此

神僧傳目錄

阿足師

蜺子和尚

延壽

法本

僧緘

鑛師

悟新

靈芝

惟靖

扣米古佛

全清

點點師

智暉

志言

淨梵

常羅漢

齊州僧

全宰

自新

行遵

谷泉

宗本

道隆

膽巴

神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為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

神所護。使所居安樂。

卷二

今鋒鏑方始。

五

曾是為益

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傳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於錐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未

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華。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

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惜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衆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讓國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既而

敬二

六

遊方徧歷諸國。以漢桓初年到中夏。通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神迹。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慙。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竒異。已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米許輒取。

敬二

七

恭音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却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

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却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群鬪者。誤傷高首。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爲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

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宜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爲建塔

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即祈祝諸廟求福。嫖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徧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着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

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肅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由。罵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雙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馬足踣。似欲行者。衆議偃其靈軀。寘於窀穸。人力殫

絕略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輦血。觸汗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爲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楮上獻。感應胎蠻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國學衆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不禁之。恐聾盲漢地。王即不聽。責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爲滅。不損一字。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中國。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闐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

訶羅竭

訶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

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閹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耆域

耆域者。夫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

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人悉爲作禮。域胡跽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匪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匪實。以作器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

域問永文樹死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薨。發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瘵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淤泥者。數升。晷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後有賈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八

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興念。爲煮糜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爲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使鬼物。以麻油雜臠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黑略家。黑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

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

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漸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勒勒字世龍謂澄朝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勅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

叙二

十六

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墮漸皆滿澄開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過波執之澄勸勒有波遣還本國

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

敬三

十七

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拘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拘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

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

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

敬二

十八

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狄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黑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

敬二

十九

正是澄呪願時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群兇湊聚，因以肆暴。澄誡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撿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危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予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也？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

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愆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

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賈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

敬二

二十

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鼃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著

敬二

子二

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

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立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專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立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

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
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
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
也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
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
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
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
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
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
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
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
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
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
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
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

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
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
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
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
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憚遂便寓言不
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
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
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
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
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官也虎不從
以鐵鑊穿宣額敬二牽上新積而焚之主收其官屬
三百餘人皆輓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
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
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
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負道談遷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

祉。而布政猛烈，理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歿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墳管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兇彊虐

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踣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與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閱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忽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爲祟。乃募

敬二

十一

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雋踰音路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

敬二

三十五

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尅將亡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間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咒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

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沓。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湮沒多有死者。

神僧傳卷第一

敬二

二十六

神僧傳卷第二

畝三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爲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貌甚

畝三

寢陋不爲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暗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

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爲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

柳柳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安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即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牕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

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甚可脫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數十小兒入寺。須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滅。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曇猷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祝願畢。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

敬三

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我舅所治。當往彼佳。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

敬三

三

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乃退。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饋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忤。」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懺穢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以太和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生而舉體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巖，見猷屍不朽。」

曇翼

釋曇翼，姓姚氏，羗人也。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舍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

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至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乃謂山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

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時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敬三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蜀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

曇始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賣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

敬三

五

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徧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徧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焘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焘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焘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焘既惑其言以北燕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末始知焘化時將及以元

會之日。忽杖錫到官。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餵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過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始後不知其所終。

法顯

釋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

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齊。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其路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數三直過險難。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凡度七百餘所。次至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

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數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

歌三

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口。將曠冬。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受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器雋遠。顯雖覺其

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至中天竺。於摩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雨。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屋。後風

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法曠

敬三

釋法曠。姓臯氏。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除更切之。所苦遂愈。

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為力。曠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東土百姓多遇疫疾。祈之即愈。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佳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

時人咸歎異之。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僧臘五十二。

慧遠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

敬三

九

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采音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績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

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常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徵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九年秦將苻平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衆各隨所之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

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輦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卒春秋八十三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
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音丘龜茲王爲造金
師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
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
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
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
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
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
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
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
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
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
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
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
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勛敵

獻三

十一

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
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
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
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
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
如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
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
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
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
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
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
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
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
業爲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眾五
萬計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

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磨奴昆切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爲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詐，詐告資曰：「又不能爲，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成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號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替龍出遊，豈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

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故三逍遙園葱鬱爲蔭，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

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還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灰爾。

法安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弟子也。

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瞽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二。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平旦村中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鍾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曇霍

沙門曇霍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僊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生死貴賤。無毫髮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因之事佛者甚衆。利鹿孤有弟僊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猜忌多所賊害。霍謂僊檀曰。當修善奉佛。爲後世橋梁。僊檀曰。先世未曾奉佛。今若奉佛。恐違先世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僊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不肯食。僊檀深奇之。每謂僊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

敬三

十四

將及已。僊檀不能從。僊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焉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僊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僊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

曇邕

釋曇邕。姓楊氏。關中人。少仕僞秦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寇。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復事。遠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

敬三

十五

法授戒神觀以外國七筓禮拜辭別。儻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僧朗

釋僧朗。未詳其氏族。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返。果有盜焉。後於金輿谷崐崙山中。別立精舍。創築房室。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王符堅欽其德。素遣使觀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崐崙一山。不在搜例。谷中舊有虎災。人常執杖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至今

呼爲朗公谷。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咸歎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蹙。不能行步。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殞。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

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太子見而悅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爲呂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

敬三

十六

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聲管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

敬三

十七

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覲耶舍布絹萬匹悉不

受道舍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翬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竭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賣旛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

終三

十八

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爲糧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駄跋陀羅

佛駄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

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懃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迦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

敵三

十九

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觀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

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忻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

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道俗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然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挾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

藏三

二十

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盂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

藏三

十一

曇邕

釋曇邕，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

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見有兩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又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咒願畢。於是而絕。

登師

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遽邇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襍。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衆。衆見光明。競拜喧闐。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闐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

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實通

僧實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爲神所魅。請通持咒。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興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下部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已誠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咒。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咒。

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慧紹

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爲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顧人所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尅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奔赴雲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燭燃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衆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

悟詮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

缺三

二十三

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

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

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老僧皆

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

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

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

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

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

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

路道。一一修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

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

十二。五世昌盛。

神僧傳卷第二

神僧傳卷第三

畝四

曇無讖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中天竺國人也六歲遭父憂獨與母居見沙門達摩耶舍以讖爲其弟子習學小乘後遇白頭禪師遂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一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莫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

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遂辭往覓賓欲演大乘彼國不合乃東適龜茲音丘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警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讖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蒙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時魏虜拓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之蒙遜既事讖日

久不忍舍去。後又慰辭以迎蒙遜。既各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蒙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蒙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識。偽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蒙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遠近咸共嗟焉。既而蒙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蒙遜。至四月。蒙遜寢疾而亡。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於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

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襪。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叩凍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音迷子。更無餘物。嘗從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

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

中。顧盼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

敬四

三

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鱸與

俗無異。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
兖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
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
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
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
蹇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
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
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
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
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鞞履存焉。既至彭
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
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
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
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
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

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
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
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
渡分身他土所得。賜施。適以施欣。欣受之。皆
爲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
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
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饒者。渡手弄。反
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
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
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
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
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少
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
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
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

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敢蜜薑爲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

私

五

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

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爲營齋。并接屍

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呂道惠聞而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卽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曇諦

釋曇諦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興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

歌四

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音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

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

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崐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壽六十餘。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今跋摩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

迹人世。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勸。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之。有頃平復。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叅稟。以元嘉元年九月。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

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彼祈請。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敬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杼之而去。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

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彌漫生青蓮花沙彌
驚恐大呼往視師子豁無所見未終之前預
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
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
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
後即跏趺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
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
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
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春
秋六十有五

僧亮

釋僧亮未詳何許人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
金像聞湘州伍子胥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
張劭借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劭曰廟既靈驗
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

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
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廟前有兩鑊容百餘斛
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呪
之蛇即隱去俄見一人秉笏出云聞師道業
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
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舫已滿及歸遇風水甚
利群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談
光未備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
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生

竺道生本姓魏氏鉅鹿人生而穎悟聰哲若
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
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
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時名士皆慮
挫詞窮莫敢誚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

廬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研群經萬里從師不憚疲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還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

敬四

十一

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爲邪擯而遣之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請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豎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

敬四

十一

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生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於廬山升于法座講說涅槃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敬四

十一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

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
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密多安而
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
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
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開曠
之地建立精舍植棕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
林極爲嚴淨頃之後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
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
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
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
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衝器出聲放
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
頃之汭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
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
都禮訊自宋文惠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

誠四

十二

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叅候之使旬日相望即
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
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
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顓深信正法
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
右請與同遊乃於鄭_{茂音}縣之山建立塔寺東
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
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
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爲鍾山鎮
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
乘高相地揆十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
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
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
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
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

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
土凡所游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
多之發願賓也有迦毘羅神王衛送遂至龜
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
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
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
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
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
八十有七

求那跋陀羅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
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
論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
法其家世事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
求師範即投簪落髮音專精志學及受具戒

博通三藏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
東方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
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
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
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宋丞相南譙王義
宣鎮荊州創房殿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
忖未善華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
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劔擎一人首
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
無所多憂即以劔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
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
旦起語義皆通備領華言於是就講元嘉末
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
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
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

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淙釁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准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迫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

敬三

十四

衣物給以人乘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莫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尋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隆到大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

敬四

十五

卿等告別臨終三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慧達

釋慧達姓劉氏名寧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後因酒會疾

命終備觀地獄衆苦之相因出家爲僧住于文成郡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關則世亂民苦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雷雨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鐫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陵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

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相好圓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識者方知其先監達後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蔡子大可穿之今城西古寺中塑像在焉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夫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管官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叙接懷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音軟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懷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

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

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

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

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

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間

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音踏窖。不舛升合。

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

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

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懷文怪而笑曰。

算者所知。必依鈎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

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

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即立契

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

蠕蠕。彼笑而承之。懷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

許成核。幾許瘥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

試四

十七

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稱錘。穿五色線。線別貫

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瞋

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

人揲子。實下盡。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

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

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

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

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

但無知者。誣我爲聖。所以不敢提。臨終語弟

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

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

隙視之。見提身不着床。在虛仰卧。相告同視。

一僧忽欬。提還床。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

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

數日。便捨命矣。

僧意

釋僧意不知何許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寺有高麗等像七尊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意奉法自資東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爲天帝驅使栖遲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焉。

道豐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

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撒床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成道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臂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臂知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

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脩道業便於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澈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僧稠

釋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陶焉性度純懿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爲沙彌時時輩每暇常角力爲戲而稠以劣弱見凌侮稠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輩輕侮汝以力聞當祐

我我捧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死無還志也如是至第六日將曙金剛形現手執一鉢筋謂稠曰小子欲力當食此筋稠辭以齋故不欲食神乃怖以杵稠懼遂食食已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同列復戲侮稠曰吾有力矣恐汝不能堪衆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稠曰吾與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踞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仍引重千鈞拳捷驍矯動駭物聽衆皆驚服嘗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

泉水即上涌衆歎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鬬咆響震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

歎四

二十

情不憚其臭漬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脚床前有神輒扶之遠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為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扶甫切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客云吾見此中三為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為井果得鴟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

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欺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之力得免斯難稠索水瀝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饗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汗伽藍在此候耳帝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因謂曰朕未見佛之靈異頗可得覩否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褰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

歎四

二十一

重焉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
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_{螫音}
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
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
稠懺悔稠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
婢指已失雙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
至心乃可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稠大張
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
落舌亦平復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
既而尅日准勅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
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哭響流川
頃有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相切移時乃
逝

寶公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旦從林慮向白

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隅中忽聞鍾聲尋響而
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
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
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踴
或卧迴眸眄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
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
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
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
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
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
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
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
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求後一僧從空而下諸
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
寺鑒禪師講會各各暨義有一後生聰俊難

畝四

三二

問詞音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鑒
爲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
諸僧曰鑒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
靈隱寺所在寶但獨坐於柞木之下一無所
見唯觀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尚
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
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
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阿禿師

釋阿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
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
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
大呼以手指臂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
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
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

歌四

十三

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
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
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
門各有一禿師盡出遮執不能禁未幾有人
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鴈門郡市捨
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
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
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
人皆見之何云鴈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
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
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
民庶遂以祇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鈎首伏
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
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
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

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饒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饒可將還。後當爲禮佛兼名也。因今通禮之時。一拜兼唱。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盜犬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

缺四

二十四

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年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犬還也。至曉犬還。看於項上有銜嚙處。一日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

玄暢

釋玄暢姓趙氏。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二扼蔥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

能前有項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適成都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鵬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其後惠太子遣使徵迎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曇超

釋曇超姓張氏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

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松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停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唐靈隱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居在七里灘以富陽縣人鑿麓山下侵壞龍室群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地枯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甘雨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日至赤城山爲龍呪願至夜群龍化作人來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歸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晡當降雨至期沾足歲以大熟以永明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瑯邪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爲觀。住者輒死。後爲寺。猶多恐動。

自度居之。群妖皆息。敬四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

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靳尚。度命前之

尚。形甚都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王

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

後棲託。或非真直。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

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

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

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

殺。於是辭去。明日。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

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爲設

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祠祭。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甕。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微感如此。

惠瑱

釋惠瑱。未詳其氏族。住上黨元門寺。奉戒真

確。禪懺爲業。後遇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

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

丈餘。美貌髯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駢自山

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

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

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役。檀越

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

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每日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僧群

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絕粒其菴舍與不孟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報也

神僧傳卷第三

神僧傳卷第四

畝五

慧通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

畝五

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

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

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邵碩

沙門邵碩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遊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求細席者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碩於衆中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

子形乃悟分其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皆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食以清謙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忽著布帽詣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

歌五

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王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王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脚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郛縣來者曰昨見碩公著一屐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爲我隻屐進驚問之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屐墮行急不及繫也

法願

釋法願本姓鍾氏名武厲先賴川長社人祖

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爻占相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殷沈慶之微時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請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歌五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殷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陳諫亦然。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元二年卒。春秋八十二。

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修習禪業。往來皖山。劔水之下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止江東道林寺。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旦。人見其入。

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謔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宮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其所。閭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剎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遣厲候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身分。三處宿焉。謔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米及發言。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

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汙衣褰衣走過及薨林見害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又自事發偃叛走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

五

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即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中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鱸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便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

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舒州瀟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間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

秋五

六

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干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真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知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浦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

西行南頭第一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

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厨上

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

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厨側漫呼黃頭誌公忽

神五

曰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

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

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

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

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

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

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

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即啓聞梁武歎曰大

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

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

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

香閣梨

香閣梨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

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

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噉未曾與

香今日須食一頓諸人爭奉殺酒隨得隨盡

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

汙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

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

滿坑魚鮓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

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

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營墓將殯怪棺大

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道琳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林泉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甕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立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嵩頭陀

嵩頭陀法師居婺州雙林北四十里巖谷間爲創香山寺及建靈刹道俗萬衆共引麻紵舉刹紆忽中斷引者皆顛蹶師乃曰有何魔事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內外攪之呪而

阿專師

作禮捧鉢繞刹一周刹乃不假人功屹然自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常曰萊山王而不久香山久而不王後果如其所言竟不知所終阿專師者不詳其氏族雲遊定州時在州里中聞人有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鬪諍誼譖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殺之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旦捕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喜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前人復遮約阿專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墻口唱叱叱所騎之墻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

拜悔咎須臾映雲而滅可經一年間在長安還如舊態於後不知所終。

達磨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有大乘冥心虛寂通徹數定學高之梁武帝普通初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至金陵帝親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立旨師知機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一枝渡江二十三日比趨魏境尋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

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今起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通公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氏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捨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東府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爲京觀焉朝市破落所在荒蕪耳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

謂子悅云若知殺者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
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火燎逆謂
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
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
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通通取肉搗鹽以進
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
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
市百姓爭屠膾羹食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僧林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
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
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
累日忽有大蟒縈繩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
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
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棲托已來便

敬五

十一

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
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
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
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
林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
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孫遊雄悍不避惡獸常
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郡

慧約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氏東陽烏傷人也祖世
爲東南仕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
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
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
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身
白如雪俗因名爲靈絜兒童時聚沙爲佛塔
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

乃至史傳拔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
常以爲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
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縑纈季父喜畋
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
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
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
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
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
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
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忽值一僧訪以至教
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
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徧禮塔廟肆
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宋泰始四年於
上虞東山寺辭親剪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
沙門慧靜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

踰一紀及靜之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
粒巖栖餌以松朮蠲疾延年深有成益齊太
宰文簡公褚淵嘗請講淨名勝鬘淵遇疾晝
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
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
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
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
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
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後還都又
住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
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
馴階常入金華山採結成傳赤松澗有道士
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
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
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

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天監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皇儲已下爰至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嘗受戒時，有一鵲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無何二鳥同化。後靜居閤室，忽有野媪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大通四

年夢見舊宅，白鉾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爲本生焉。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輦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檣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參疾，答曰：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初卧疾時，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

塔之始白鶴一隻繞墳鳴喚聲甚哀惋葬後三日歟然永逝

檀特師

檀特師一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也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

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不喻其旨怒不令在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王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返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

敬五

十四

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復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卒周文命葬之

植相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賁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佛教便願出家及還蜀決誓家屬并其妻

敬五

十五

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郡有法愛道人高街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咒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求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

來舉床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因行路。

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繞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後因梁末軍亂。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未暇。經始適便遷化。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夏月忽無故葉落。又維那旦打鍾。初不發聲。犬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謂有大變。執

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乃知樹枯鍾噓表其遷化之晨也。弟子銜命露屍松下焉。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司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徧遊遐邇。既入荊州沔陽郡。居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

缺五

十六

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清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

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泐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其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冑泐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諸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

款五

十七

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辨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感進退不可。王繼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

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
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
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
其禁戒。不復噬螫。音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
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
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
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
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
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
乃見蛇頭齧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
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
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
死。法和又爲人置宅。相墓以避禍。求福。嘗謂
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

畝五

十八

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
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
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
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
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
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
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
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
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
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
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
檻中。所受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
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
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
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

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解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故五

十九

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此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

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蒞弟遣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

便盡以官所賜宅管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拜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歎五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尚圓

釋尚圓。姓陳氏。廣漢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姝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卽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作諸變現。龍蛇

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在。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年八十一終。所住城。

法聰

釋法聰。姓梅氏。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栖止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歎五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

然良久竚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
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
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
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
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
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
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
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聚集諸虎亦至便
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
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
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
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
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
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
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午方返王怪其

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爲造禪居寺
聰不往住度人安之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
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遇屠者
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
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便
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
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
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
降陂池皆滿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
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捨宮造天宮寺
邀延永佳巴峽空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爲寢
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
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
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放光
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

幽燭所致。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項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散。年九十二。

僧安

釋僧安。不知何許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衆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

歎五

二十三

之。爲講涅槃。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

傳弘

大士傳弘者。住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應道。躡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臂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腳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孝武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磐石。四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爲炬。冀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

川右脇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徧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曾於松間。願度衆生。以斧爲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其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至今長存。靈異之蹟。不可紀極。

獻五

二十四

慧思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唯一食不食別供。所止庵舍。野人焚其所居。遂顯癘瘡。求誠懺悔。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泉。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復夢。彌勒彌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豁然開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岳。既至。謂徒曰。吾寄此山。期十載。

以後必事遠遊師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爲衆講般若法正當大岳之心

歌五

二十五

今般若寺是也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見岩下潤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續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度者江左佛學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盛名稱普聞俄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斷岳心釘石與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

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拜以事白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其面即爲大蜂咬殺銜至師前師入定觀之知是宿冤欲相饒害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門關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勅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爲犬所噬而斃應蜂兆矣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參勞崇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濕履泥不汙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是年六月臨將終

時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至二十二
日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靈辨號慟乃開目曰
何驚動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

神僧傳卷第四

敬告

神僧傳卷第五

畝六

普明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有僧乞食因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

畝六

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苦專思智者反路台峰令造大鍾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爲營造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模鍾便破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礪石仍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隋高帝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

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尅成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豎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龕下直到於寺至于日沒還返舊蹤砰砰磕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

然就滅

玄光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往衡山見思大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綵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剎。厥後罔知攸往。

明達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也。童稚出家。

嚴持齋戒。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郡。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群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後因行役。中路逢人縛豚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索水洗足。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足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屠。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

皆怪其言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利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道俗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欻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孿臂來從乞瘡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天監十五年隨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

道舜

釋道舜未詳何許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

宮舍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感蛇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孚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有人還住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弊衲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不爲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爲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蹋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即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

既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爲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傾方爲受戒。或依諸癘村。受於癘。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味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爲已任。情向欣然。敬六初無輦感。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所終。

道仙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初以遊賈爲業。後值僧達禪師。爲其說法。遂沉寶船於江。辭妻子投灌口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善權。真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

四五日爲恒准。敬六客到其門。潛然即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褰帷三蜀。禮以師敬。携至陝。于時道館崇敞。中褐紛盛。屬相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晏如。曾無所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中。猛焰洞然。咸嘆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欵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興王真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像。每六齋晨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焰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辱罵。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

遂昇袈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椀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曰。衆生何爲嗜睡如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爲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縱。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黎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霄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爽。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國恭敬。號爲仙閣梨焉。開皇年中返于

散六

六

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年百餘歲。端坐而卒。

法安

釋法安。姓彭氏。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麤食弊衣。卒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首。喻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寺。王所遊履。必賞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沙磧。達于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

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鵝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

智顓

第六

七

釋智顓。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生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見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一日因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

側滄海無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揺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顓上山。顓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先有清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顓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顓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揺手相喚。不乎顓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鍾是召集有緣。爾得住也。顓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隴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閒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顓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螭魅

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呌駭畏難陳乃抑心
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
見亡歿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顓又依止
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
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每夏

歿六

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

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繞顓三
匝久之乃滅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勅給
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
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
顓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興雨注虛謠自
滅晉王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
言等致書請命願赦所疾顓又率侶建齋七
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
壇死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承吟之聲衆並

同矚顓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
蓋棺還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
患果遂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端
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
有七

智曠

釋智曠姓王氏初母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
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末
爲壯士後離俗從道學長生術及值高僧授
戒爲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

歿六

九

者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
開鑿必獲襮焉因即隨言瞽者見道請求刺
落衆咸憚之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
有古鍾可掘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爲詭惑鞭
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

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信分身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剃落進戒以後頭陀蛇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華寺有一宰鴨而爲齋者鴨神夜告便曰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爾便斷曾度夏水徒侶數十欲住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濟水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亡僧告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母無他

因執爐呵戒犢子疾當償報何耻生乎應言便出神異冥徵不可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于四望開聖寺自剋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

法充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其偏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譏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以罪緣敬六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士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

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開皇之末年矣

慧侶

僧慧侶曲阿人也住蔣州大歸善寺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後往嶺南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嘗往揚都謁偲法師偲異禮接之將還山偲請現神力侶即從牕中止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侶終日以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撼之鏘

訖六

十一

然不散。

法喜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疎可年四十許人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如今無異蠶蛭但音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遠法師說晉宋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悄然無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名族多武略到州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劔戟以威邊徼其侈僭過度被人誣告謀反帝使臨汝侯按之利其財產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効也喜之先見皆此類煬帝聞之取來揚州帝令宮內安置于時

內造一堂新成。師忽昇堂觀看。因驚走下階。迴顧云。幾壓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壓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爲狂言。命鑠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云。法喜在市。勅責所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鎖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袈裟覆一聚白骨鎖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勅遣長史王恒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勅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室內。或語或笑。守門奏聞。勅所司脫鎖。放師出外。隨意所適。其後帝遇弒於江都。方悟索羊頭之驗。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噉肉。俄而見身有疾。常臥床去薦席。令人於床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

爛。基於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師見還在郡。勅遣開棺視之。則無所有。

普安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晚投藹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誦讀。禪思准爲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之梗梓谷。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爲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於是釋然復歸。隋文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梗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末有人於子午虎林

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止龕
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
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
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
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
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
刀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
努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震遠近雲會鄉
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
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
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爲業
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篋受五升背負而出既
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
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
令懺悔扶取油篋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

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
噤無言即尋歸懺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
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
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
鄂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
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喚不
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也安曰斯乃
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
身旁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
之和即屈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官
笏以當佛座令和繞旋尋復如故更壽二十
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
吾知也便遂命終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
卧床枕失音百日指撫男女思見安形會其
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

居庵同常日遂失病所在。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犬坊村中田遺生者。家徒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犬女名華嚴。年已二十。惟有麤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犬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徧求物。聞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甍。一把亂床。音述用塞明孔。挽取抖揀。得穀十餘。接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

敬六

十四

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犬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長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已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舞。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胙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噉之。況人食米。理足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市。以鼻喙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於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

敬六

十五

禪院春秋八十

道英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幼從叔休律師出家。至并州依炬法師學道。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中。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闢不息。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胖。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爭。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爲勝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空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臥。經于三宿。乃起而言曰。幾被火炙殺我。晚還蒲

州住普救寺。晝則厲衆僧勤事。夜則跏坐。爲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素與同學。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其死。其知微通感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早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奄然神逝。

法進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爲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爲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

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

教六

十六

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焚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效。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爲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水同性。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爲妃

教六

十七

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慙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妃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三日乃已。

僧朗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剝落栖止無定多住鄂州

飲噉同俗爲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飼之。既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爲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爲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誦之一坐七徧。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爲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吻不動。而轉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若肉聚。或住酒席。同諸讌飲。而嚼

敬六

十八

噉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顙或復巡江洄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艤棹。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爲鬼所著。超悟玄解。說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往到禮佛繞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降行感通。皆此類也。大業末卒。

惠祥

釋惠祥。姓周氏。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

誦不與衆同年十九染患三月。救療無徵。夜中宴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推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爲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

敬六

十九

舍利。不辨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真身。砧槌不碎。遂聲鍾告衆。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徧。衆覩希有。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謂群官曰。此道人膚容若此。自可應噉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麤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

執經胡跪。謂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

無相

涪州相忠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爲常擎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莫

測所在。

明恭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其力若神嘗山行見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以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擲之山下又

敬六

二十

以僧衣置礫下僧怪之恭笑爲捧柱取衣大業末賊起抄掠令其寺辦數十人大猪食具恭延賊食賊讓恭先恭乃鋪餅數十安猪啖之須臾食盡賊衆驚伏恭召爲護寺檀越群賊許之故隋唐交軍其境絕賊往來恭之力也。

曇詢

釋曇詢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焉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林落泉寺逢曇淮禪師而蒙剃髮後

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時有盜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群蜂所螫音拭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慙慙致禮陳云因病死復蘇得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特來禮謝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仍爲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

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繞院空飛聲
嗟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
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
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
又感猛虎繞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
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
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
十二月弟子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闍毗餘質
建塔立碑焉

智滿

釋智滿者俗姓賈氏不知何許人也戒行高
潔居于安樂寺時唐太宗在晉陽與劉文靖
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又見徧身為蟲蛆
所食意甚惡之諮詢於滿滿曰此可拜賀也
夫牀下者所謂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謂群生

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道頗習
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
若無咎而早吉晚凶斯固體大不可以小小
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群生無往不亨
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仁
師眇太宗曰郎君與大人並叶兆夢是謂幹
父之蠱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
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
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叮
嚀之意敢不敬從滿後不知所終

敬六

三二

智晞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年二十始獲從願
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訣加
修寂定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
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撝創造伽藍殿堂房

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僦工。有香爐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既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爐峯。檜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爾夜夢人送疏云。香爐峯。檜栢樹盡皆捨給。經臺時有僧法雲。欲往香爐峯頭。陀晞諫曰。彼山神剛強。鄉道力微弱。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納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

敵六

十三

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鍾鼓聲。大音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喚呼。經日方散。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軟。不異生平。春秋七十有二。

惠主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爲斌法師弟子。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初年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聽

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伏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褻。即入房

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漆爲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細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

明淨

敬六

二十四

釋明淨。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爲業。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繼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賁還中路。值於群虎。皆

張口閉目若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于路傍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敢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

敬六

千五

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貞觀三年冬至于四年夏六月無雨天子下詔岳瀆諸廟普令雩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勅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乃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西止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

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海內通洽遂以有年勅乃總度三千僧用酌淨德其微應難思厥相叵測但以京輦誼襍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云

智瑪

釋智瑪俗姓張氏清河人年二十二親俱逝慘服纒釋便染疾病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中庭向月而卧至心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忽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瑪曰我今故來爲汝治病即以口就瑪身次第吸嗽暗三夜如此因爾稍痊遂求離俗投安靜寺慧憑法師以爲弟子聞智者軌行超群爲世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

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月初
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
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者云此是表九
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
性空爾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

敬六

二十六

延屈智者來于鎮所璩隨師受請同赴會稽
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
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璩問之
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
爾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
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
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
曉成師扣戶而喚璩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
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璩即開戶問意答云汝
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第二

日夜鬼入堂內槌壁打柱周徧東西堂內六
燈璩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
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
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璩又因事出往會
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葷設
璩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皆
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璩十里
方及見璩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
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
見遂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敬六

二十七

知苑

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
造石字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西
山鑿巖爲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
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

門鎔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死得以成功。死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爲水所漂積於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死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死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焉。

大志

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

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食粒若盡。惟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七衆通集。師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裘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燃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爲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智聰

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

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馴繞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間卿可食之虎作人語曰造立天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腋下挾一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虎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棲霞塔西徑行禪誦誓不寢卧安衆八十餘人若有凶事虎來大吼由此警覺貞觀中年九十九於佛生日熏爐徧禮聖像還歸靜室端坐而化。

善道

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修十六妙觀及住廬山觀遠公遺躅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

數六

五九

般舟三昧數載睹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常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神僧傳卷第五

神僧傳卷第六

畝七

法順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年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嘗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從來千人皆足。」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舐齧。嘗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唼_{子累切}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帶香氣不散。三原民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

生瘡。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瘥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托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饒，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瘡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無不痊愈。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求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勿覩而不測其然也。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衆門人：「生來行法，今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

志寬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歷覽諸經，以涅槃地論爲心要。所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繞房而

行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貞

敬七

觀初還蒲晉時州郡遇旱諸祈不遂官民乃往請焉寬為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有年未終之前右脅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命亦斷當取椽两根遽條一領裹縛輿送無得隨俗紛紜為不益事也言訖而卒

世瑜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大業十二年往綿州

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沉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世各負蓮華蕉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為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有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加坐手尚執爐奄然而逝春秋六十

敬七

三

三矣

玄奘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少罹窮酷隨兄長睫法師住淨土寺授以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劔閣既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徧遊荆揚等州訪諸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蕃徧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博通惟候機會貞觀三年會災下勅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往西域取諸經像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

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由來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勅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常已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願證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傳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衆既卧疾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

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胫上堅然不動氣絕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於白鹿原初焚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焚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焚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

法敏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

敏七

五

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止講有蛇懸半身於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二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爲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山焉

慧璿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

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游。又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居山頂。以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璫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臾。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龍泉漸便乾竭。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

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歛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焉。

豐干

釋豐干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役同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歌七唱道歌。與拾得六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豐干出雲遊。適閭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召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閭丘聞而見之。師持淨水。嚙之。須臾祛殄。因是大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

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
閻丘至任三日後即到寺問曰此寺曾有豐
千禪師否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
人時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即經藏後今闌
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山拾得二
人見在僧厨執役閻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
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
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嗟嘆乃
入厨見二人拜之二人起走曰豐干饒舌彌
陀不識禮我何爲遂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
寺焉豐干後不知所終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
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
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

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
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于內若寒山
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
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
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
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死有所歸歸于佛
理初閻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
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
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
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
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間
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
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
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
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

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編成一集人多諷誦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之句云。

拾得

拾得者豐干禪師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豐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食復呼僦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筯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內滌器洗濯纔畢澄瀟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

敬七

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敬七

九

法冲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年二十四遂發心出家聽涅

槃三十餘徧又至安州嵩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

但施道粮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實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修外學冲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山有虎穴冲詣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否虎乃相携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法冲雖廣宣經術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稟之時三藏玄奘不許講舊繙經冲曰君依

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請還俗更依新繙經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師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呾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

通達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藿生死而食至於桃李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則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

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跡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汗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闐然不知何擬大衆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充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後不知其終

岑闍黎

敬七

十一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者未詳何許人住寺禪念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口甘切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餘達寺坩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廚請粥三升乃掛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鰥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埒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銜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噬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噬人衣杖捶之鼠

不敢動岑爲寺。貧便於講堂。東白馬泉下。樂洛^音中。延記某處爲廚庫。某處爲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闢。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慧悟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帶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即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時高宗

敬七

十一

永徽中也。

法融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入茅山。依旻法師。剃除服勤。請道。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缺寸陰。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自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所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挂錫朽壤。驚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金經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

經千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
二莖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
之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
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
忽大動聽侶驚波鐘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
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
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
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
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
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
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
六十四矣

智勤

釋智勤俗姓朱氏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
興國寺勤少小以匡護爲心每處衆發言無

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
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
毋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
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
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
刃被賊圍繞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
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
數月後投於蜀聽焉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
皆委令檢校遂得安帖內外無事一人力也
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徧後
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
恒聞谷中鍾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
常八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
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
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

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

教七

十四

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嘗聞彈指警歎之聲至顯慶四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析禽鳥悲鳴徧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床

內手執香爐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春秋七十四

道宣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初母姪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姪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既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于寶函乃晦迹於終南傲掌之谷所居之水神

教七

十五

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爲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奇草蔓延隋末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若舟定時有群龍禮謁若男

若女化爲人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花一奩。形似棗花。大如榆莢。香氣馥蒲必醇切。蒲骨切。數載宛然。又供奇果。李杏梨柰。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類也。宣嘗築一壇。俄有長眉僧。談知道者。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悞。皆譯之過。非師之罪。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

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爲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覩史天宮持物一包。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

聖七

十六

英師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

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修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以歸。即以所期日於山北寺修設。次日曠暮。尚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慙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窺基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初基之生。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

歌七

十七

平盈月。彌與群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洛。奉勅爲樊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勅選聰慧穎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樊師。學諸佛法。後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峰。皆琉璃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一劒。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及筆。投捧而去。基極驚異。明日於寺中得彌勒上生經。以爲彌勒化現。欲開廣之。遂援毫而授筆。端舍利累累而下。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

大般若經皆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
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不甚。爲禮基嘗訪
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
降。宣責以後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
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
邇增敬焉。先是樊公親搜西域戒賢瑜伽師
地論。惟識宗。而師盡領其妙。世謂之慈恩教。
以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慈恩寺翻
經院。春秋五十一。

洪昉

釋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
禪寂。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
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閻羅。今爲小
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
能至。四人曰。闍黎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

散七

十八

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
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
頃人曰。聞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
非常。侍衛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
迎禮。王曰。有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少福。
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
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
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
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
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贊
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
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甚香潔。昉且欲
食之。鬼王曰。師若長住此。當飡鬼食。不敢
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
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飲食之色。昉請

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匹。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畢。王又令前四人

敬七

十九

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謂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縑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而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二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覩。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

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饈。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欵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遊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不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識。漸漸深入。遙聞大呻叫聲。不可忍聽。遂到其傍。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以銀鐺鑲其頂。或穿其胷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饑曰：我以食人。

故爲天王所鎖。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饑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鎖早晚。或云毗婆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言誠志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無。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鎖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憮然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理待。故鎖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頗誠言。但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之餘者。亦可捨也。王曰。此鬼言何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

畝七

二十

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苦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肉。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惡鬼言。寧可保任。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曰。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鎖貫胷。曳去而鎖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十七

畝七

二十一

嘿然還坐夜叉遂撻繩床置于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至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因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講經之事誠不爲勞然昉病坊之中病者數百恃昉爲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留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歲恐病人餒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因請大師勿爲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天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

有勅天人既去天帝憮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宗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毛恐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勝妙也既食設金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眾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人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三十二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已失昉二十七日矣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

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卧疾不隨衆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可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受持已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呌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岳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位忽聞寺外山谷中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已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七八丈大四五圍直入

叙七

二五

寺來努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座遂俛首閉目和尚戒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迴向三寶令諸僧齊聲爲之念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轉而去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位爲臨終之時惜一鉢故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十四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即却爲男然後出家修

道裴郎中。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爲吾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便可救之。時裴寬爲兵部郎中。即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燭燈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某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牀。席僧人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十八年而卒。

清虛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偈。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隣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之屋。颺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

敬七

十四

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剜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賫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擎足投之間。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中似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鬬。

佛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
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
二年。準詔入內祈雨。二十七日。雪降。中宗以
爲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
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足千里。指復如舊。
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沒。
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金師

僧金師。新羅人。居睢陽。謂錄事參軍房琯云。
太守裴寬當改琬問何時。曰。明日午。勅書必
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琬專候之。午前
有驛使兩封牒到。不是琬。以爲謬也。至午。又
一驛使送牒來云。裴公改爲安陸。別駕房遽
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
召問。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

分散及後勅至。除別駕紫綬。猶存甥姪之徒。
各分散矣。

神僧傳卷第六

神僧傳卷第七

畝八

慧安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音青目。修學法門。無不該貫。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饑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

畝八

其病乏。存濟者衆。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旱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扈衛森森。和鈴鈇鈇。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告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

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井。勅爲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見蝦蟇。金色蠶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

僧伽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嚴。至於泗洲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施乎。於是爭求。

布袍嘗卧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人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而建寺焉。由此奇異之蹤。變現不一。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矰弋交午。伽苦敦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因而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窓隙外。其如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金爲檀那矣。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

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附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嚙之。而愈。聲震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獅子而瘳。或擲水瓶。或令謝過。驗非虛設。福不唐捐。却彼身災。則求馬警其風。厄則索扇。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莫測恒度。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而頂上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及

曉香還頂中。又以絮室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邑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將瓶水汎灑。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爲名。師請以

普照王寺爲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徧滿。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迴曰。是觀

音化身也。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爲說法。此即是也。先師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迴亦卒。

惠安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發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時唐休璟既立邊功。貴盛無比。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敵八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拔爲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

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以教之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璟曰聞貴郡多善犬願得其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恩深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所有唯此耳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家民有一焉民極惜之非

散八

五

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寐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什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

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伺他去，將逃焉。追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當求一善懷者爲度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一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適。

數八

萬迴

秀師
釋秀俗姓李氏，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荊州，後移洛都天宮寺。深爲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又一寺經藏焚燬，殊可痛惜。寺衆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嘗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說爲其碑文。

萬迴師閩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因妊迴。迴生而愚。八九歲。方言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及長。父令耕田。迴耕直去。不顧口。惟連稱平等。因耕一隴。長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總耕何分。彼此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成。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亡矣。日夕涕泣。憂思不止。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且疑。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之屬。請悉備焉。其將往視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先是玄奘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曰。菩薩萬迴。謫向閩鄉地教化。奘馳驛至閩鄉。問此有

萬迴。無令呼之。萬迴至。奘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嘗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爲將作監。嘗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所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鳩之。不悟爲玄宗所誅也。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時崔日用。武平。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見迴。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弟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

帝甚至輟漬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皆被驅出。戔帝入反扃其戶。撫帝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自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及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以示萬迴。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義形。環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爲驗。太平公主爲造宅於己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便於堦下掘井。忽然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

敬八

今甘美。

處寂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天后聞之。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戒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惟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爲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迨曄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怒也。屈

敬八

九

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勃興。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之聲。尋爾氣絕。寂年八十七歲。示滅。資中至今崇仰焉。

元珪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悟少林寺禪師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龐鳩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入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禪于巖阿。時有戎寇袴褶部曲繁多。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

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爲張座焚香。秉爐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向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姪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能。不妄乎。曰。吾本正直焉。

歟八

十

能有妄。曰。非此謂也。請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即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寂默而不爲體。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愔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愔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侯。音庚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

歎八

十

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虛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

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此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昏夜風雨。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珪門送而觀之。見儀衛如王者之行仗。其名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隆棟壯宇。爰礪將圯。定僧膽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切苦盡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壽七十三。

通玄

通玄。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

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鬚如畫。髮紺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桦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七切皴七切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嚴。未始輟懷。開元七年春。賞新華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潁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高與隣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賁其論并經。往韓氏莊中路遇一虎。玄撫其背。以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虎弭耳前行。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

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甜至今呼爲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

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爲恒矣自到土

龕俄有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奩于

缺八

十三

龕前玄食已徹器而去凡經五載至于紙墨

供送無虧論成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

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一日鄉

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

矣鄉人驚怪謂爲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

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

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

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三月二

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

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

交散少長追感結輿迎于太山之北甃石爲墳而葬之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

一行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羣聰黠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已暗誦矣師事普寂禪師出家剃染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數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鍾楚既作鴻謂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蓋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寂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

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忘
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
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求訪師資不遠
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
株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
於庭布筭其聲蔽蔽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
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
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
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
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玄宗聞之召令
入內謂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召掖
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
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榻
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嗟嘆良久尋乃詔對無
恒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邢和璞嘗

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
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
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
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偕
揚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
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
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
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
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
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
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
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
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贖也君上執法難以
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
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

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某角有廢園。汝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

行曰。鑒興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或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欸語且請遲迴。休息。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領云。無不可者。語訖。復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服縗經。

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春秋四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龕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碑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

無畏

釋無畏三藏。本天竺人。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爲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時。嘗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脩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汙茵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

缺八

十七

其爲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在洛時有巨蛇高丈餘長且百尺。其狀甚異。蟠繞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畏語曰。此蛇欲決水瀦洛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畏責之曰。爾蛇也。當居深山中。用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若有慙色。遂俯于地。頃而死焉。其後安祿山據洛陽。盡毀宗廟。果符其言。開元十年七月旱。帝遣使詔無畏請雨。畏持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呪數番。即有物如蚪龍從鉢中。矯首水面。畏呪遣之。曰。氣自鉢騰。誦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濕。霖雨彌日而息。又嘗淫雨逾時。詔畏止之。畏捏泥媪五軀向之作梵語叱罵者。即刻而霽。嘗過龍河以

一索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爲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金剛智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不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乃削染出家從師歷遊諸國至開元中達于廣府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鈎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熾徒冬切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

歟

十八

洪注道場質明京師一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卧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之戒法比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官中七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卧於地使牛仙童寫勅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勅詣琰摩王食頃間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于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公略觀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馳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荐施寶玩回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又勸河東郡

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繞七帀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項戴梵夾并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

啟八

十九

鑑源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後講華嚴經號爲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庫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其感如此後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冀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

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瓈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燿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常南康阜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相焉

義福

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摺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

其學徒告以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瑄禮部侍郎常涉常所禮謁。是日亦同相造焉。義福乃昇座爲門徒演法。乃曰。吾歿於是日。當以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年數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僞署房瑄翊贊兩朝。竟立大節。

真表

真表者。首濟人也。家在金山。世事弋獵。後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繞旋叩搥。心心無間。念念翹勤。經于七宵。

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爲表策發。發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墜于巖下。身無所傷。匍匐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百端干緒。至第三七日。賢明有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逶迤自在。儀衛陸離。圍繞石壇。香風花雨。一時交集。須臾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蘇迷盧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爲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鐵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

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其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籤飛逗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即得上品戒焉。若衆籤雖遠。或一二來觸九八籤。拈觀是何煩惱名。抑令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焉。若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也。囑累已。大仗既迴。山川雲霽。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不爲其低。垂覆

路。殊無溪谷高下之別。飛禽驚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檀鬘麗氎承足者。花綑美褥填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一迪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氎。覆于途中。表似驚忙之色。迴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觀麗間皆是狶子。吾慮傷生。避其悞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邪郭。汝可導引。至可修行處。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踞于前。時則掛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焉。

明達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來。於閬鄉縣住萬迴故

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馳訖勒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爲堆阜以杖撞築之地因坑曰人不曉至京背有發腫割之血流迨地李林甫爲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爲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曰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寺門墜馬而死如此頗衆達又嘗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嘆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閬鄉盡爲戰場矣

法秀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師遊于咸鎬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明皇嘗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絮袋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乃遺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秀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矣遂授之秀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礮石驚曰此人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携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鍾磬及禮佛之聲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

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有一

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遂却見老僧僧曰更往當已來矣秀復至欲授手巾等一房但空

榻者亦無人矣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

曰彼房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

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者國內

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

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

吹者也今限亦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齋齋

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付汝主并袈裟手

巾令自收秀膜拜而迴童子送出纔數步又

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巾袈

裟尺八等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

大感悅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十餘年

歐八

十四

遂有祿山之禍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沙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

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

八

二十五

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嬾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西域僧

釋天竺亡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臯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召。自來。韋氏家僮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三日。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劔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臯自少金吾。節制劔南。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門十八年。果契

胡僧之語也

本淨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閩嶺多禪宗知識歷往參之。又聞長溪霍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容凡俗淨乃入山結茅爲室

歌八

二十六

室側有毒龍石穴其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虎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菴內。明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喚空中而去。淨後罔知其終。

懷玉

釋懷玉姓高氏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

三十萬卷。翌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

一人擎白銀臺從牕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

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

光暈矣。請加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

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數日。又有白毫光

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須臾

香氣盈空。海衆遍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

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

無相

釋無相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玄宗

歌八

三十七

召見。隸於禪定寺。號無相。遂入深溪谷巖下

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

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

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雪深有二猛獸

來。相自洗拭。裸卧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

從頭至足嗅而而去。往往夜間坐床下。搗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幻惑。乃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

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捲幕。楊翌叩頭拜伏。喘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國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曰。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有物下。遂躍起揮刀。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

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栢曰。此樹與塔齊。塔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正與塔齊。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卒。壽七十七。

嵩岳僧

嵩岳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人設拜師前。曰。我本

畝人

年八

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特來禮謝。再拜而去。少頃徒衆問師。竈神得何經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爲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衆僧

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衆大悟玄旨

儀光

儀光禪師住青龍寺行業至高有朝士妻喪請師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犬申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前明燈讀經弟子十二人侍之夜將半聞堂中人起取衣服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廚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爲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猶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爲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速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

歌八

二十九

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內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何故橫卧手即汗麤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舉家驚異焉

慧因

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爲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惟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兼治罪甚用爲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爲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各生鐵爪共相拏摑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

驚懼却蘇慶然而起。綃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普滿

僧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爲萬迴。後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衆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神僧傳卷第八

敬九

地藏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穎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陽觀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

造其峯而居焉。藏嘗爲毒螫。敬九端坐無念。俄

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

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沛然流衍。時謂

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

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唯藏孤然

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

烹而食之。群老驚嘆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

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

成大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

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清白不礫。

切甚如麪而共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爲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塔。切時聞砌取之無盡。一日忽召衆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塢石墮。扣鍾嘶嘖。訝跣趺而滅。年九十九。其屍坐于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際。骨節若撼金鎖焉。

鑒真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後爲一方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賁經律法。離岸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機。切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

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洎出鳥海。乏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身不施葺漆。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次子也。少附海艦。達于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渡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徃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

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床。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作。其怪物吐氣蓬敷。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不搖動。久之。乃有巨蛇。驤首于膝上。漏悲閔之極。爲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盤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昨左脰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群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

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視之。曰真夢中人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閣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畧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浹旬已通矣。後同弟子舍光慧誓扶件切等三七人附崑崙舶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誓等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即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誦娑竭龍王經。遂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極備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

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

數頭頓皆踢

徒郎切

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

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是歲終夏愆

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

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後

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瓶一枚作

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瓶傾其風

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

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

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至德初變駕在靈武

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

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元末

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被除至七過翼日

乃瘳帝愈加殊禮焉肅宗厭世代宗即位恩

渥彌厚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

畝九

五

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謂爲結壇致雨不空命其徒取樺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而以爐香甌水置于前轉吹震舌呼使呪之食頃即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繞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第衢中之水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首倚卧北面瞻禮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茶毗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初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在便殿羅時時反手

搔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意。欲起。取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于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召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嘗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遍。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驚問空

歌九

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真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往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

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果受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舉不第。從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僧者。因得疾。服姬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既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朗禪師。問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從宗卜居。時囑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日禪

從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湔然而化。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奉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閩牛頭山威禪師。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鐺。衆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杌衣不

易時寒暑一杓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銜柴。遷寓他樹。道俗觀者。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止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繞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剎。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

教九

八

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春秋八十有七。

崇惠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穉穉之年。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爲弟子。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大曆三年。大清真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教九}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馬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

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飢飢。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賁賜紫方袍一副焉。

靈坦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宣洛陽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長。叅神會禪師。大曆八年。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遷迤適維揚六合。方歎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頂。以手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又止潤州。

金山。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跡。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皈依。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歎道場。元和五年。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之。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爲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過禦焉。至十年。忽見二胡人。自稱龜茲音丘。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告衆將赴遠。請至季秋八日卒。壽一百八。僧臘八十四。

慧聞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最。

嘗於潞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婦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祝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婦發心之至也。迨脫模。露像果然。鑑當佛心。宵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鑑。九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滂澆。聞去。賊徒入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真然已在其院。時山路有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多奇異焉。

難陀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其爲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嘗建中年中。無何至

歐九

十一

于岷蜀。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成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趺。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成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背踣於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徒切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縫中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求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和和

和和者莫詳氏族其爲僧也狂而不亂發言多中時號爲聖有越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唯師降恩可乎師曰遺我三千匹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取絹赴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妊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妊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

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義師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言語倒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劑其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迺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幡蓋木佛像以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盆切彌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數九面垢不音醜音醜之輒陰雨吳人以爲占候及將死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出郊外焚之

代病

釋代病者天台人也。姓陳氏。誕育之辰。祥光滿室。鄰里驚異。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

歌九

十三

止東京。次於河陽。爲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咸覩。畫像沈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電。動傷苗稼。雉堞號稱毒龍爲害。代病爲誦密語。後經

歲序。都無是患。共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孟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陳悔。慰諭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形。嚮代病入廟勸

其受歸戒。絕烹燂。音牲牢。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領首聽命。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給曰。妾家醞覺美。酌施和尚。求福。況以佛不逆衆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兩脰。足地爲之債。音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奄然跣趺示滅。

廣陵大師

僧有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衣總袈。盛暑不脫。繇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卧

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犬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驢兒何敢逆壯士耶。犬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犬師有神力。犬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犬師而至。曰。僧當死心奉教。戒柰何。食酒肉殺犬鬪。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鬪。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差天耶。犬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膾腥耳。安能知龍鷄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犬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犬師坐於席。有奇光

敬九

十四

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來見犬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犬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謁犬師。及開戶。而犬師已亡矣。群情益異其事。因號犬師爲大師佛。

靈默

釋靈默。俗姓宣氏。毗陵人也。初參豫章馬大師。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十五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欹。庵側樹枝交絡。茅苫略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元和初。久旱。民皆狼顧。默沿澗見青蛇。天矯瞪目如

敬九

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渴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耶。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厥後澡沐焚香。端坐繩床而卒。壽七十二。法臘四十一。

澄觀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需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後將撰華嚴疏。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之。爲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觀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橋百于南臺。蟠尾于山北。擎

攫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翦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此。以元和年中示滅。春秋七十餘。

隱峯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慙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元和中。言游五臺。

歌九

十六

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既而游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

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巖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覩驚歎希奇峯有妹爲尼入五臺頃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爲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攘憤然而倒遂茶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栢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圓觀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居于洛率性疎簡寺與李源爲忘形之友同止慧林寺但日給一器隨衆僧飲食而已如此三年一日源忽約觀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游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

敬九

十七

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襠負罌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問其故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咒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唐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一行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李往授符水觀沐浴而化婦生一子焉李三日往看新兒果致一笑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寺其夜月明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

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前去。詞切調高。不知所終。

智習

釋智習

扶件切

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

梵學。遂負箱帙。徧歷名山。至衡岳寺。憩息月餘。常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義復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達聖意乎。沉思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習疑其異。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

畝九

十八

緣耳。習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習。今有幾貲糧耶。習曰。自南徂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資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鬻之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習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掇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亂下。啄拾地上。螻蛄蠅蠅。莫徵其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求宜。講說也。言訖而去。習由是精進不倦。研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餘。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素公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汗人衣如輶音脂。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視樹曰：我

歌九

十九

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格于聽經齋時有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詩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謁院門塵。當時以爲佳句也。

弘道

釋弘道不知何許人。居於千福寺。人言其書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時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

不第。方蹇躓憤懣。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勝三勝之前。猶梯天之難。三勝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勝。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然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道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

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歎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杪。私自謂曰。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後應大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錯器駭切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

歐九

子

環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清公

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鐸。爲支江宰。後任江陵。紕文昌少好屬文。長其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臯臯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明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辟爲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公自府遊聞清公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問曰。中間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爲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便曰。

歐九

三十一

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自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任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泊到鵲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公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爲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使修清公塔因刻石紀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

梨花初發杏花初
旬邑南來慶有餘
宗儒遽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
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其位

惟瑛

僧惟瑛未詳何許人善聲色兼知術數士人陸賓虞舉進士在京與之往來惟瑛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

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但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侏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辭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取九

十三

文爽

釋文爽不知何許人。早解塵纓。挾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困憊之極。亦惟跌坐。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僮侍。有一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爽閉其饑。復自念曰。穢囊無恻施。汝一殮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其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

鑑空

釋鑑空俗姓齊氏。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元和初。值錢唐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

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記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赴赴貴臣。昨聞

獻九

千四

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榻。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樸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瑄。向瑄親說其由。瑄聞空之說事。

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程詰之。嘿然無答。乃索程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河沙。兔而罝。犬而犴。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數九

二十五

無著

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翁著緝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翁引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童子進玳瑁杯。貯物如酥酪。著飲之。覺心神清朗。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代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論及暮。

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懷然悟翁即文殊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乞一言爲別。童子有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白雲忽覆之。不見。

知玄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疾。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爲誌。後知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爲座。恩渥甚厚。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餒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儼。僧立於山門。顧接。

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山有泉。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忽人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素盞殺彘錯乎。公即素盞。吾彘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爲冤矣。時知玄魂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莽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異思。積世之冤。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業之義。名曰水懺云。

神僧傳卷第八

敬九

神僧傳卷第九

敬十

金剛仙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

敬十

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丈餘四蛇齧丹室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柢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蹙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丹團而飛出穎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劃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其毒丹然若火煖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

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爲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於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爲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往番禺泛舟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開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美醞一邊毒醞其榼即晉惠帝曾用

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

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塔第三層見信。凭闌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智廣

歌十

三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範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有癰者則起。跛者則奔。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摑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緡。撥散飲。

食或遇甚痛惱者。換紙蘸水貼之。亦差嘗循江濱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叨利天也。自咸通初。至九座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跌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遽出定。蟒化爲石矣。繼而雷雨大作。湧沙成地。山神移山。八維蔭暎。以乾符三年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推服焉。及來洛師。遂止敬愛寺。既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爲人天欽奉。

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驤。鶴之儀薄。黠黑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頽雲駛雨。霆擊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遇于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歎十}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徧詣所嚮信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草等。誡曰。人生難得惡。

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閣維訖。收餘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性不如。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逸遊。謁石霜諸師。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

數十

五

祖師別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因契悟。依止數歲。乃請徧遊名山。諸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昭武。抵大乾。遙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願求斗斛。嗣曰。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複嶺。菜已青矣。蓋耕種菜者。乃山神所投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之勝。乃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非吾所及。吾種之緣。其屬公平。既而道德播聞。緇徒雲集。遂成巨剎。忽有老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

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爲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甕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嶽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澄霽蛇自甕出有頃復爲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血肉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可以安衆當以水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此沍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溉田數百頃邦人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閔焉

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是夕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羞至今遵之神人相安神顯靈異護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拗下拂地三市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以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寺衆凄然堅請且爲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僧方集供罷就長者受覓一分與行者長者

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盂喫杖爲虎
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
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
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爲古
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
勅謚圓覺禪師凡有所禱其應如響而院前
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懷濬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也慙而且狂乃逆知
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
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
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衆
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
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
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

詳其旨疑在海中疑爲杯渡之流行旅經過
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
物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
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
付皇都勸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
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
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
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爲娶民家
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
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
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
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今其去道從儒簡攝府
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爲詩上南平王曰
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
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

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茶毗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爲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爲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爲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蹟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璨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歷是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繇是陝人呼爲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爲堂中第

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服九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服。乃切切。服切。爲罪。感九。顛九。瞞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鄆市。肆見物則乞。至於醢醬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又嘗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

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
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
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於奉川鄉邑
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亦荷布袋行江
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
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閩鄉憧
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
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
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
而愚騃既孿手足既惜言語惟嗜飲食口如
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
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
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

抵閩鄉叩頭投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
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愍汝勤虔為汝除去
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
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
者如堵踈竦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
扶拽其子投之河流臻泊舉會之人莫測其
為阿足顧謂臻曰為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
於下流十數步外立于水面戟手謂其父母
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
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
臾沈水不知所適

數十

十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
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
闍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

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嘗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冰雪備杭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煮食置杭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餘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論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請去騎

數十

十一

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瀑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帶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勿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蜺子和尚

京兆蜺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蜺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尚

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
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
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
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
後不知所終。

扣冰古佛

扣冰澡光古佛初參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爲
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
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
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
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
靈曜天成三年應闕王之召延居內堂敬拜
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
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

歲十

十二

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
與道俗備香薪茶毗祥耀滿山收舍利塔於
瑞巖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
遠近祈禱靈異非一。

全宰

釋全宰俗姓沈氏錢唐人也孩抱之間不喜
葷血其母累覩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
髮及修禪觀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
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參請
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閭巖
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
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
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
其路或侍其傍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時人
見宰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繒纈。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

二十

十三

耳初住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斤鷄巢於衣衾。苦得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闌。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

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

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爲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加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呪之法。能厭効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鋸。步後以

鞭驅芻靈入其中。而呦呦有聲。絨器口以六
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
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
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害。教音截掘打
錯破見一鴉闖音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
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十四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
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
往。迴錫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
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如。
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
處逃避。王驚其計。直迴戈遣歸。見武肅王。問
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
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

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
別竅。溪水泛泛。然限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
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
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
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菴令
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聞念法華經聲。
甚清亮。逡巡又咄罵云。此群畜生。毛類何苦
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
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
巾屨。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絕人烟。非師棲
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百餘穗。
收其穀。手擲三掬。黃梁挑野蔬。和煮與食。後
遣迴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
與菜。廩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迴本院。已
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

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言多詭激。天福中。至襄州禪院。與一僧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一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泊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枝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

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林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既。金粟如來。獨能化現者乎。

點點師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有命齋食者。酒肉不問。每日將夕。輒市黃白麻紙筆墨。寘懷袖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

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襦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其故。怒而不答。居數歲。印符非音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所終。

行導

釋行導。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閨中寓光國禪院。徒以法律住持。人不知導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今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

敬十

十七

之。菴音鍾方興。適遇客至。爲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合契。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緇徒爲茶毗焉。

僧緘

釋僧緘。俗姓王氏。京兆人。恒居于淨衆寺。髭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逍遙然。人莫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於僞蜀落第。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僞。非君燭

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藁示之此豈
非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
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
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
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謁太尉幽公
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麗雜
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
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
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
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
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
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
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
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
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

試十

十八

罷緘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
面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
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
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
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
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是荒亂不起
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
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緘之
年生於文宗太和初成名在宣宗大中王處
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
止如家圭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爲剃髮年二
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
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

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造圭峯山。行脩然深往。坐品石間。如常寢處。顧見磨納數珠銅鉢椶笠。藏石壁間。觸之即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

敬十

十九

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以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爲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乃加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

中灘。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宿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剎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噴。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提其衣曰。可同。

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_音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住懶瓚品。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犬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

第十

二十

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盆中。

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坐六十四夏。梯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

甘嗜野菜。每見家廚烹燂_音毛鱗。則手掬沙

灰投下。鑛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

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

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藝沉檀。時號爲聖僧。

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鎚子百數。

第十

三十一

惟一。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

聖耳。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

皇甫部曲。一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

滅。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璩璩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褻褻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狂璩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温州人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加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一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一子入繼衆始悟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鱸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群泳而去海

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繩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者禮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宗本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爲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

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慙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住雲岳。已而遷翠岳。舊有淫祠。鄉人穰穰酒餼。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撥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

歎

十三

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岳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鑱於碑陰者。新恚怒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泊然而逝。訃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茶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笄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

僧修法華懺每期方便正修。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爲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三者。今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韋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令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爲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太見夫繞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爲管内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爲不常。但呼爲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

歎

二十四

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前廣造惡業。現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爲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旣宿。答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瀉山和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爲說偈。牛受記畢。隨隆歸寺。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赧態。除夕忽殂。隆夢來謝。遂領衆然炬奠之。

靈芝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

神氣超邁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爲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長者名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媼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錄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

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羅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媼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羅漢悔謝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膽巴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

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
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
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
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剌神已而
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逆愈賜予甚厚且

第十一

十六

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
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弟子曰此地
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
風雨大至衆咸驚懼惟惺殿無虞復賜碧鈿
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
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神僧傳卷第九